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注任

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

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

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

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

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廬二十而一以下是注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泉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太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

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
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
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
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廛

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
大都之田任疆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
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
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

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
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
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
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
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立謂
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
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園謂之園宅田致仕者
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畷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

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

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

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

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音義直良反連反場

古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疆居良反吏為于偽反祿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衙反盡津忍反者與音

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同疏釋曰此一經論任如比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土之法但天子畿

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疆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

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

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概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疆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疆故以疆言之注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繇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五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

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仕仕謂卿大夫已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

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
家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勲
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
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
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
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
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置即都一也無取
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
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
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
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
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
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
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井竈蔥韭者故得種樹果蓏
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

云樊園謂之園者太宰九職有園圖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園故云樊園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以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彼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

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遠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

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含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一廛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為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

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北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總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

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總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
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
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
鄉遂公邑受地故此惟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
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
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曰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
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
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
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
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
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
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
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

里總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
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
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
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
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
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
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
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
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去六而存一則十
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
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
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
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
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
畝菜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菜百畝下地家百畝菜二百
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

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菜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惟據上地有菜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菜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菜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為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為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

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
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為
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
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
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菜五十畝中地家百
畝菜百畝下地家百畝菜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
者以上地有菜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
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
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
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
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六十萬
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
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
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
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
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

百二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鄭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米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臨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棗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

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泰林為漆
林杜子春云當為泰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
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

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有瓜音義

泰本又作

漆音七劉本作泰字之變也音同

疏釋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地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

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園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

任甸地已下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惟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廛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

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廬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廬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廬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廬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後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

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
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
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
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
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
國地狹少役賦率暇
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

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
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
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
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儻

布質布罰布麀布孟子曰麀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
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
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
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
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
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
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

音義

僂劉音讒徐才鑒反皆說音悅令疏釋曰以草木

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

之稅布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

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

則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

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

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說也云里

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

下至廬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

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

申豐從女賁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曰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

以百兩為數杜以為布為陳不為布泉此先鄭以彼布

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為泉與杜義異也云廛人職掌
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僂布
後鄭云僂讀如租穗之穗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
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
泉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
為證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
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
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
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
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者以夫三為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喪
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
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
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
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是一夫

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為之旨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以時徵其賦疏釋曰閭師徵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以時徵其賦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以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含有貢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

賦及九貢疏

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

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惟牛可為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總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

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太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八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太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

是一也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

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注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音義

飭音勅畜許又反下同

疏釋曰案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

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彼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太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

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
惟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閭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
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
無可稅故也其閭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
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出貢不同故分為二
以充八通閭民為九耳注釋曰案太宰注疏材百草根
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凡無職者出夫布注
葵韭果菰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

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閭民無常職轉移

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
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
夫口稅之泉也注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
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知
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
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

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
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
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
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
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
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
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
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
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
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
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
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
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
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
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凡庶民不
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
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
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音

義

衰七回疏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

反下同庶人五母雞二母龜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
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
者所以殖黍稷令情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
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
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
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
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

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
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
而以詔廢置注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
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

之萊善言近音義

比毗志反
後放此

疏

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
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

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
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
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
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

謂奴婢田菜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菜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其戶口則攷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交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菜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菜注云下者汙高者菜是菜謂草菜之菜若上地菜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菜善言近者郊

外言菜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菜五十晦百
晦之類是菜為草菜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
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
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菜
直言易者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
善言近也
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音
義
卒子 疏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
忽反 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
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預
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
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
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

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
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
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
父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
至者謂帥而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注物
至鄉師也

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音義

量音良

疏

釋曰言造都謂大都

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
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
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釋曰云物謂地所有
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
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注野謂甸稍縣都

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疏

釋曰以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

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釋曰知野含有
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
明野中惟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
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
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
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注委積者廩
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
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

曰積鄉里鄉所居也難阮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難阮作擯阮作寄杜子春云

擯阮當為難阮寄當為羈音義

遺唯李反劉音遂施式豉反後施惠皆同廩良

甚反易以豉反

疏釋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擯音難又音謹待施惠此與下為總目也云鄉里之

委積以恤民之難阮者此下數者皆為當年所稅多少總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為恤民之難阮之等也難阮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國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

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
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
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欲使以待賓客也云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
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
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
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以此惠之但羈旅處處
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以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
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
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
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
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
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
之事也注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

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
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
之注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
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
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
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
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
委積所藏者則給黠阮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
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
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
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
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
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黠阮猶
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
困

用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

市之間有三廬一宿音義

音房劉音雅

疏

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比

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

田有廬二也易剥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剥廬注云小人傲狠當剥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于時廬旅

鄭云廬舍安民館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舍施教令四也

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注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

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

車輦則轉委積之屬音義

政音征出注下同

疏

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總均

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釋曰

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太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已下并車輦並是力征之稅若然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入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

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今

書亦有作旬者音義

上時掌反。廂房甫反。營音均。又舒均反。又音旬。聶氏常純反。

疏

釋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注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人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令移民就穀。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

云均也云讀如營營原隰之營者彼詩營營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有作凶札則無旬字者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為證也

力政無財賦注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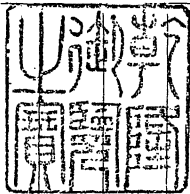
財賦九賦也疏

釋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則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

能人二鬴之歲注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均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地政不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

政注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注有年無年大平

計之若久不脩則數或闕疏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
之也云久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久久不脩
謂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
也



周禮注疏卷十三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其上大夫如州長○上疑當作中以州長本中大夫且疏云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

又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監本訛作此今據漢書食貨志及陸音賈疏改正

凡任地國宅無征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後也○國當作周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疏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監本脫及九貢三字今依注補之

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疏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臣宗楷按上文云遂師旅師斂之疑徵野之賦貢當易以若斂之三字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

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

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

臣周光裕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師氏掌以嫀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晉義

嫀音美

疏

釋曰嫀美也師氏掌以前

世美善之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注釋曰引

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教世子禮引為詔王者但詔王

以道無文彼教世子與教主同故取以為證也諭曉也

諸於也彼謂教世子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事而曉之以

德今詔王亦

曉之以德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履肅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

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

道音義

行下孟反下及注同知音智稱尺證反燾徒報反說音悅孫音遜夫音扶

疏

釋曰以

教國子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爲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爲行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爲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爲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注釋曰云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者案禮記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德

道行爲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云知逆惡亦是
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爲本又三行云
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也云至德中和之德者案
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故知至德是中庸之德
也云覆燾持載含容者也者此至德即中庸所云至誠
一也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是
至德若天地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爲
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篇之文引之者證此至
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
君行政春夏行賞爲仁秋冬行罰爲義是仁義順時敏
疾爲德者也又引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尚
書說命之篇傳說告高宗以學問之事遜順也敏疾也
厥其也爲君之法當恭敬順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
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仁義順時之義也云
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德不如上二德

直能善父母為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者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為善繼文王之志則尚書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尚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直明在心為德而已不見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為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為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司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

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邨注云闕止邨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燾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

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闕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

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

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

以詔王音義

朝直遙反注疏釋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

及下皆同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

虎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有所改
爲也注釋曰鄭知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及庫
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
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
此卽上文以美
詔王之義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

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

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音義

中鄭丁仲反注中中

禮者同

疏

釋曰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

杜音得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子
弟卽上太子已下言弟卽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
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注釋曰云教之使識舊
事也者卽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
從古書中爲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言若春秋者王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春秋即魯史是也謂記君之事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

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疏

釋曰

凡言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注釋曰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不得爲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旣以遊爲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舉

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

紀之事音義

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預下同

疏

釋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總是也賓客謂

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王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

注釋曰既訓舉爲行又引子春從故書爲與者亦義

得兩通故亦

引之在下也

聽治亦如之注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音

義

治直吏反下同

疏

釋曰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如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

兵服旃布弓劒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

迫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音義

蹕音畢

疏釋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

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率四夷之

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

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

也注釋曰云兵服旃布及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

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

衆聞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

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率四夷之隸守之如守

王宮疏釋曰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釋曰云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

盾云及舍設蕃盾者也衆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屬禁上

文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故

云其屬亦帥四夷之

隸守之如守王宮也

保氏掌諫王惡注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

釋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

三行以美道詔王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喻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注釋曰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以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仰

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

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

軍旅之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音義

馭音御德行下

孟反下文及注同刺羊冉反注之樹反下同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踰七良反闕呼檻反仰本又作印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又音齊下于況反又音往纍顛上律悲反疏釋曰下音田又如字暨其器反詒五格反匪芳非反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注釋曰案文王世子云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

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傳既以大傅之德行審喻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可知。故鄭言之耳。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刺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軍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纒旃以為門褱纒質以為檄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軍

表即褐經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
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
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牒而
射之達于右隅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
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
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
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
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
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
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
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
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鵲之類是
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
形圓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闌闌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
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

文則五帝以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爲黃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後鄭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詒詒禮記玉藻之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

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音義

闈音韋

疏

釋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從王之事同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具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
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音

義

強同

其丈反注易以鼓反

疏

釋曰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

萬民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

藝也

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興此直云辨

其能

可任於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

注釋曰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

曰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爲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爲吏職者亦謂以入治之若然任吏職者謂使爲比長問胥族師之類是也

以致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

宥注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致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

當罪不音義

行如字疏注釋曰司諫致鄉里之治者由下注同疏上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云

而致鄉里吏民罪過者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注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

由衰惡酤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

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音義

救如字劉

音拘衰似嗟反注作邪同酤

疏

釋曰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經

與下文二經爲總目也則云衰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園土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衰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其過失者又使入園土耳云救之者皆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注釋曰衰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園土之罪也云酤營者孔注尚書曰以酒爲凶曰酤此據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若然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曰富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者謂附園土罪者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者鄭云古者重刑者

據周時爲古云責解經誅怒之解經罰也云未即罪者各有所對此圜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耳鄭必知過失亦由褻惡者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又云圜上叔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以其爲惡大者皆因小以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褻惡之輕也 凡民之有褻惡者

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注罰

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褻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空

音義

去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

疏

釋曰此一經論褻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讓而罰者凡欲

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治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外朝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之也注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者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使冠尊不居肉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者以其稱明刑既不虧體明知書其罪狀著於背爲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至外朝之門左竝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乎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注圜土獄

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如

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音義

近附

近之疏

釋曰此經論園土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

上三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寇使
納之園土也注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哀惡未近罪
此園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園土也云晝日任之
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收之者以其罪重使人收斂
之不使慢游云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
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
嘉石其罪已著者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
衆人知之此等重罪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
忍刑之者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

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天患謂裁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疏

注釋曰天患謂裁害也者

謂天與人物為災害謂水旱之災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難相與為仇讎諧猶

調也音義

難乃旦反疏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為總目言注及下同萬民之難即下經凡和難已下

是也注釋曰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過無本意也成

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

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音義

共和

竝如疏

釋曰此謂非故心是過誤或殺或傷於人者成平也既非故心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注釋

曰先鄭雖爲兩說後鄭以後說爲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罪似非也此過失即司刺云再宥曰過失是

也引春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

聘焉又云且爲仲迎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爲亂

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

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是其事也鳥獸亦如之注過失殺傷人之畜

產者音義

畜許反疏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

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值耳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

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
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和之使辟於此
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
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音義

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眡音視盟音管

疏

釋曰云父

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
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救猶當使離鄉辟讎也是以
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讎眡父者謂同國人殺
君眡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眡兄弟者師
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者

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屨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踈爲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爲斷注釋曰云和之使辟於此者此謂海外千里外之等云九夷之等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難辟之海外今青州人離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謂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遠矣若文若之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以海水爲四海未達周公聖意所趣故今辨之然離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者放此引春秋者左氏襄十八年晉荀偃伐齊十九年反荀偃痺疽生瘍於頭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土旬請見不納請後曰鄭甥可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鄭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案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爲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之子木奔鄭子木爲鄭人殺之案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讎之心故進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弗辟則與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

之瑞節而以執之注瑞節玉節之刺圭也和之而不肯

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

釋曰此經使辟者其人戀鄉不肯辟是違王命之人則在上與調人瑞節執而付秋官與之罪也注釋曰鄭知瑞節是刺圭者案典瑞云刺圭以和難故知是刺圭也鄭又知使調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者此王法治之

明使調人之官執之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復

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

侯得者卽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音義直重

用疏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反殺復殺之恐後與己爲敵而害己故鄭云欲除害弱

敵也云邦國交讎之者其殺人者或迷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凡殺人而

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注義宜也謂父母兄弟

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

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注釋曰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彼

義與此義者一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
嘗辱焉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是得其宜也云雖所殺
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
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凡有鬪怒

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注鬪怒辨訟者

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

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

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音

義復扶又反下疏釋曰言鬪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
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

鄭云鬪怒謂辨訟也注釋曰云上言立證者即經云過
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

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為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

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疏

注釋曰云得耦爲合者始雖以萬民為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爲合主於萬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爲異耳引喪服傳者證判爲合義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注

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音義

上時掌反疏釋曰

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

氏官得之以勘男三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釋曰子
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內則文案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
右手咳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
生是也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

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音義

奇於綺反本或作倚音同

疏

注釋曰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此二十女
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

倚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是就生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

云天地相承
覆之數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書之者以別

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

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音義

別彼列疏釋曰云凡者反下同

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注釋曰媒氏以男女既未成昏之籍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故後鄭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職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于鄆公羊云滕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滕之以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滕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妻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滕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通於織紵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
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
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
曰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治理男事女
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
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
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為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
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
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
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

禮順天時也疏

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
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

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之說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
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

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尚暇務湏合昏因萬物閑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鴈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於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合者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交昏於仲春秋以為

期此淫奔之詩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
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
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
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
待禮隨從在塗見采蘋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定納其篇義
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
時令云春以令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
通用無識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
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
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也嫁娶以仲春著在詩易
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
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
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
芾其樛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

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
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
時之年習亂思治故美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
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
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
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節其
樗喻愚惡夫熠熠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
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
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時陰陽交會始可以
為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歸妻
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
為昏然則以二月為得其實
惟為有故者得不用仲春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

天時權許之也疏

注釋曰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

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適死以當禮乃可得爲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推許之其實非正也

禮也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

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冠子娶妻音義

冠占

疏

注釋曰

言令者即上中

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注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

者而會之注

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疏

釋曰

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

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

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

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

端二丈音義

純側其反依字從絲才

疏

釋曰凡嫁子娶妻舍尊卑但云緇帛文主庶人耳注

釋曰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者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

留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爲色此純

帛交祭義蠶事以爲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
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
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爲絲
衣解之也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
兩五兩故十端也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者左傳云
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爲甲乙南方
火爲丙丁中央土爲戊己西方金爲庚辛北方水爲壬
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爲金九妻火七爲水六妻土
十爲木八妻金九爲火七妻水六爲土五妻所尅者爲
妻是夫妻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案士
昏禮玄纁束帛大夫昏禮而有改娶者依士禮用玄纁
故云士大夫用玄纁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者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引雜記者證
五兩兩五尋四十尺之意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者尋八尺則一兩四十五兩四十五二十總二百尺故
鄭玄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取

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爲之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

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

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疏

釋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

可知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

之于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

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

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

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音義

韋古候反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或士諫反

茨疾疏

注釋曰云陰訟爭中冓之事者謂若詩之中冓私反疏以觸法也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

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裁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冓之言亦不宣

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若然，赦宥者，媒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等屬。司寇故云之屬，是以鄭注詩亦云：士師所當審也。詩者，抑詩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冓之言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注量豆區斗斛之屬。

度丈尺也。音義

治直吏反。下及大治。小治同。區，鳥侯反。

疏

釋曰：此經與下文爲總目。云掌

市之治者，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越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

賈氏禁偽是也注釋曰豆區斗斛之屬者豆區即昭三年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云斗斛即律歷志云籌合升斗斛是也此不言釜鍾與籌升者之屬中兼之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

經界也音義

行戶剛反疏釋曰司市之官以次敘二事下行列同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

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注釋曰云次謂吏所治舍者吏即下文司市賈師涖思次介次者是也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云敘肆行列也者以其言敘即行肆之列故爲行列解之案內宰職云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敘介次不爲行列與此注違者彼云次與敘下更云正其肆則肆爲行列故分次爲思次以敘爲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并思介同名爲次敘爲行列此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注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

市平疏

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廛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注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

云靡謂侈靡也音義

易以鼓反下之易同售受又反

疏

釋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

細靡者以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致令麤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賈不平今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

均市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注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

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音義

賈音古注曰賈下商賈賈師皆同

疏

注釋曰鄭知通物曰商者易云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曰商行商則是通

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以量度成賈而徵債而布泉得行故云阜貨而行布也

注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音義

成賈音嫁注下

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莫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債劉音育聶氏音笛疏釋曰量以量穀梁之等度以度布絹之字林他竺反疏等成定也以量度二物以定物賈徵召也債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債也注釋曰知債為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

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音義

劑子隨反平皮疏
命反下月平同
劑謂券

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注釋曰下

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

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今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質劑同

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以為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為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

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音義

賈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
疏
釋曰

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之偽而除去人之虛詐也注釋曰知賈民是胥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胥

師職云察其詐偽飾行僨惡者而誅罰之故知此賈民禁偽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情則真也情偽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以刑罰禁

競而去盜注刑罰憲徇扑音義

疏薄報反去起呂反疏

釋曰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競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注釋曰知刑罰是憲徇扑者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以泉

府同貨而斂賒注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

買之民無貨則賒賞而予之音義

賒傷蛇反共如字爲于偽反下爲民同賈

音世貸也劉傷反疏

釋曰下文有泉府職掌斂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

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云同貨而斂賒也注釋曰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賒貫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貫與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斂賒也但賒貫二字通用也

大市日昃而

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爲主注日昃昃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

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

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

農云百族百姓也音義

昃音側本又作昃販方萬反便婢面反

疏

釋曰案下文市

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為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敎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肆之處則居地多矣今經有三時之市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稱大市故先言之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注釋曰云日昃昃中也者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解昃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多者也者謂云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云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云販夫販婦爲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今并言商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資夕賣者資若冬資紕夏資繇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以了物極衆

者以分爲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先鄭云百族百姓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姓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百姓爲百族

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

成市物者也莫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

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

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涖作立

杜子春云莫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

立當爲涖涖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音義

莫音

定又田見反上時掌反疏注釋曰鄭知凡市入是上三

注同艾音殊誑九況反疏注釋曰鄭知凡市入是上三

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僞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必

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

并言之也云度謂艾也者案下文廬人云毆兵同強注

云改句言毆容艾無刃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

用若以繫鞵於上則為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為度
知羣吏胥師以下者見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
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師二十肆則
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
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總云胥師已下知平肆是
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云平肆肆是行
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
平成市物者也莫讀為定者鄭以為平成市物整敕會
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先鄭云思辭
也後鄭以為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為辭
明思不得為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為思也此思司聲
同不得為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
思當為司字字絕
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

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注期謂欲賣買期決于市也量

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

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

有遺忘疏

釋曰云凡萬民之期于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

物行肆之所也注釋曰云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爲期限使了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丈尺處置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斛量名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十黍黃鍾之長則一黍爲一分十黍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又云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其實一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爲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爲羣吏考實諸泉

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
不得為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入者辟法也謂民將
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
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
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敘欺者沒入
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
忘者便歸令本主識認之下文得貨賄凡得貨賄六畜
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

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注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
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

舉之沒入官疏

釋曰此謂在列肆遺忘闕失者使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

凡治市

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

使微注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

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微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邵之

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

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音義

物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

古邵起略反

疏

注釋曰云使有使阜者總釋經亡者利者云起其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

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微之而已謂少抑其賈使微少不絕而已先鄭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與後鄭起其賈義異引之者義得兩通故後鄭亦從之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

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

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疏

釋曰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言之無妨餘物亦通之注釋曰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者宋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以其商旅主通貨賄故知執璽節者是通商也云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給璽節也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資於民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國凶荒札客入來向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闢矣國凶荒札

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乏困

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疏

釋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札

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注釋曰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是以諺云豐年粟儉年玉云因物貴者其物止謂米穀餘物竝賤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

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注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弼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弼於市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

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

音義

賈音古注

同粥音育下同中丁仲反

疏

釋曰云凡偽飾之禁此與在民以下為總目故云凡

以廣之注釋曰先鄭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以下云云謂民與商賈及工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云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云商不得資者商主通貨賄貨賄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耒耜長六尺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

也云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
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
亦有弼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
弼於市者布之精麤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
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
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有十五升抽去
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幅則廣
二尺二寸其綰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
正色不弼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
正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姦色亂正色故孔子
惡之若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綠及碧等皆
有亂正色之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弼於市者
鄭彼注云皆謂不利人云木不中伐不弼於市者鄭彼
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以為證是非
此時則木不中伐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弼於市者案
鼈人職云秋獻鼈蜃冬獻龜魚案禮記王制云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工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

市刑

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

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

也故書附為耐杜子春云當為附音義

耐劉方符反沈音附疏釋

附于刑者歸于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於刑者歸於

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注釋曰云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者徇者徇列之名故知舉其人以示其地肆之衆使衆為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司射搢扑尚書云扑作教刑皆是笞撻為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

憲之類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

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謂

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

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

其足以互明之音義

幕劉音莫帟音亦觀古喚反下同或音官為說如字解說也聶如銳

反疏

注釋曰云大夫內子者大夫中含卿內子卿之妻舍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

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倫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帷帟綬帷幕用布幄帟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

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以下過市是得互見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

其賣儻之事注市司司市也儻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

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

釋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

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周禮注疏卷十四

周禮注疏卷十四考證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疏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
○下文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分道經德
經為二蓋唐以前本如此

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注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臣人

龍按音義云夕桀二字非鄭注疏中則云馬氏注以

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則此
夕桀二字乃後人因馬注而增入者

調人鳥獸亦如之疏償其價直耳○監本此句下文有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十二字乃誤衍下節

注文刪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疏案典瑞云剡圭以和難

○臣浩按典瑞職剡圭以除慝賈氏誤引穀圭之文

耳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

為聲疏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才○臣紱按据下句

則上句絲字蓋紂字之訛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疏思介同名為次○介監本訛作次今改正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帥石經訛作胥師二
字

周禮注疏卷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注疏卷十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注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

物疏

釋曰此質人若今市平準故掌成平市之貨賄已下之事注釋曰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

者會謂市人會聚買賣止爲平物而來質人主爲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貴賤也此知人民奴婢也者以其在市平定其賈故知非良人是奴婢也云珍異四時食物者見下廛人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即果實及諸食物
依四時成熟者也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

劑注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

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

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音義

長如字

疏

注釋曰先鄭以質劑爲月平大小賈

若今市估文書先鄭注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如此解
後鄭以爲券書者上文成市之貨賄之等已是市平文
書則此經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及小宰云聽賣買以
質劑文勢不得爲月平故以券書可知也玄謂大市人
民馬牛已下鄭以意分之爲大小就大者而言若人
民則未成亂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爲小者也

掌

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

而罰之注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音義淳音準廣光曠反長直亮反中疏注釋曰云稽猶考也丁仲反淳尸劉章純反下同治也者并取治質劑并解之故兼云治也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者并案小宰職云聽取予以書契經既云書契故知與彼同非上質劑之市買者也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小宰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云刻其側若今畫指也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即丈八尺後鄭從之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緇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故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

也四寸凡治質劑者國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都三月邦

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注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

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

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音義

朞如字本或作基同好呼報反

疏

注釋曰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者云此經總上質劑與書契來訴者知郊是遠郊者以其內有國中外云

野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知野是甸稍者郊外曰野是大總之言下有都都是四百五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又知都中含大都小都者此質人總聽畿外明此都兼大小二都可知

廛人掌斂市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

布泉也鄭司農云紬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
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穗之穗穗布
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
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

邸舍之稅音義

紬音次本或作次總劉依杜疏注釋曰音僂鄭音惣僂音讒穗音摠知布泉

一物者此布皆入泉府故知泉布一也是以外府云掌布注云取其水泉流通無不徧也先鄭云紬布列肆之稅布者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杜子春云總當爲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者後鄭不從焉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此經廛人掌依行肆者故不得爲無肆立持故破從租穗之穗穗布是守斗斛銓衡之稅下肆長

云斂其總布是無肆立持故注從子春總當爲僂也云
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者謂犯質劑違券
書罰泉也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謂司市有教
令其人犯之使出泉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者
謂在行肆官有邸舍人有置物
于中使之出稅故云廛布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

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

中用亦稅之疏

釋曰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

物者使入玉府也注釋曰知以當稅者謂若山虞澤虞之等所出稅皆云以當邦賦邦賦即地稅之類是也云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謂若羊牛有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之類是不中用亦使出物之稅以當邦賦
之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廛處

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
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
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
謂貨物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
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
不廛玄謂滯讀如沉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
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

事而官不失實音義

官爲于偶反下同畜勅六反說音悅諸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皆

同藏如字劉本作葬音同瘦本又作腴所又疏釋曰云反臞其俱反又作臞音稍紆音舒劉常汝反此珍異

之有滯者謂四時珍美異味買者遂少沈滯不售者也云斂而入于膳府者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於膳

夫之府以供官食注釋曰先鄭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經直爲珍異非貨物先鄭以貨物解之故後鄭不

從也先鄭又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但廛雖非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爲空地故後鄭

不從引孟子市廛而不征者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同故先

鄭引之後鄭增成其義也云久則將瘦臞腐敗者考工記梓人云大胥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腐敗是

以爲買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注憲表

縣之音義

縣音玄

疏

釋曰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

者刑謂市中之刑憲狗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市司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鄭云憲謂表縣之則經憲非爲

憲狗扑

憲狗扑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注鄭司農云

債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玄謂飾行債慝

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音義

行下孟反

慝他得反巧苦教反又

疏

注釋曰鄭云債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債慝明債爲賣不得

爲買上文每云賣債債不得爲賣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間之則

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音義

治直吏反下之疏釋曰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泣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總言

之此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

而奠其賈然後令市注辨別也音義

賈音古下注賈師同奠音定別彼列

反

疏

釋曰案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

之者此與胥師所掌同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價故也凡天患禁貴儻

者使有恒賈注恒常也謂若諸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

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

音義

重直用反

疏

注釋

曰鄭云謂若諸米穀棺木者以其天恩無過凶荒札喪故鄭知富人豫諸米穀以擬凶荒豫諸棺木以擬死而睹久雨疫病賣之也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注薦宗廟之物疏

釋曰此珍

異亦是富人賤時豫儲而後貴時賣之注釋曰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舉重而言也

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注債買也故

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賈師帥其屬而

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音義

更音庚爲官于僞反

疏

注釋曰先

鄭云謂官有所斥賣者斥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云賈師帥其屬

而更相代者賈師之下有羣賈亦
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疏釋曰此亦從行所在
當直爲官賣買也

司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踴者與其鹺亂者出入相

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注踴謹也鄭司農云以屬

遊飲食羣飲食者音義

踴五羔反又許
驕反謹音歡

疏

注釋曰此屬
遊飲食謂聚

而羣遊飲食者禁之

若不羣遊則得飲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音義

搏音
博下

同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注不

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音義操七曹反

疏

注釋曰案大司徒民當同衣服今有人衣服不與衆人同又視占亦不與衆人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此

皆違禁之物故搏之也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音義徇辭反疏

釋曰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

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注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

空守之屬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

正者疏

釋曰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

前者此鞭度亦如上文守門者謂以受爲鞭而量物也注釋曰杜子春從襲不從古書習者習是學習之義襲是掩襲之義故從襲是以左氏公羊

皆有不聲鍾鼓爲襲是掩其不備也

凡有罪者撻戮而

罰之注罰之使出布疏

注釋曰此罰布即上廛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

市令之布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注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

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

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音義

近附近之近下及注同遠

于萬反注同數色主反別疏

釋曰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

今行頭者也注釋曰云俱是物也者即司農云俱名爲珠俱名爲玉之類是也云使惡者遠善者釋經名相近

者相遠也云善自相近者釋經實相近者相爾也先鄭云謂若珠玉之屬已下直釋經名相近者相遠不釋實

相近者其義可知故也先鄭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注杜雖舉珠玉貴者而餘物亦爾

子春云總當爲僂疏

注釋曰此肆長各主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故後鄭引而從之

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注故書

滯爲痺杜子春云痺當爲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

物爲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

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

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音義

揭音竭抵音帝又都禮反痺音旦又丁左反
疏釋曰
反揃音賤又倉廉反著直略反治直吏反云掌

以市之征布者即上屨人紬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
藏之故總云征布也云各從其抵者抵謂本主所屬之
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是也云
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
內即六鄉之民也云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
注釋曰先鄭云抵故賈也後鄭不從者假令官前買時
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即損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
抵也先鄭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義或然以其公卿大
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
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先鄭云爲封符信然後予之
者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計買者得主及有
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
也後鄭破抵從抵者經是抵欺之抵故破從木傍抵抵
得爲本義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鄭欲解抵與
主有司爲一故云主有司是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注鄭司農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疏

注釋

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

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綵絮則以綵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

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音義貸音

待注同別彼列反貸民之貸音吐代反本賈疏釋曰貸音稼一音古所賈音古令力呈反償時亮反疏釋曰貸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云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爲之息者所出之利各以國服而爲息也注釋曰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吏是抵本中兼二者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者但泉府中所藏之物種類不同欲授民之時先當分別又當定其賈數以與之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爲名此經以民之服事惟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是以鄭引載師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菑出息五百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菑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菑出息

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泉暮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廛者略舉以言之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其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凡國事

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注會計也

納入也入餘於職幣音義

會古外反後放此

疏

釋曰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者言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焉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云歲終則會其出入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紋布已下云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故云納其餘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為蹇管

謂籥也鍵謂牡音義

鍵其展反又其偃反司農音蹇居免反籥羊略反

疏釋曰

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者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故雙言以啓閉國門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也注釋曰先鄭讀鍵為蹇者欲取其蹇澀之意云管謂籥也者即月令注管籥搏鍵器是也云鍵謂牡者以入為牡客者為牝者若爾雅走曰牝牡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

者舉之注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

式者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

官音義

正音

疏

注釋曰鄭知不物是衣服之等者見王制云闕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闕人

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但鄭釋不物之中有三事一者衣服二者占視皆不與衆同三者手所持持不如尋常品式以其特異於人此三者皆須訶問所以也云正讀為征征稅也者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稅故讀從征稅之字也云犯禁者謂商所不資者商所資者謂若國語云冬資絺夏資綿之類是商所豫資待時而賣者乃不為犯其商所不資謂非民常用之物則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所謂舉之沒入官也

門開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疏注釋曰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即上遺人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云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

也孤其子者即外襄云邦

饗耆老孤子義與此同

祭祀之牛牲穀焉監門養之

注監門門徒音義

數音計本又作繫監古街反注同

疏

注釋曰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

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

三月凡歲時之門受其餘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

釋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凡四方之賓客

造焉則以告注造猶至也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音義

造七到疏釋曰謂四方諸侯來朝觀至關關人告王至反注同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

人往迎故鄭云止客以俟逆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

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音義

猾音滑

疏

注釋曰案

下文掌節云貨賄用璽節則璽節主通貨賄若然璽節亦可先從王司市而出鄭今解經璽節先從邦國向內而言者以其司關在境而先云掌國貨之節後云以聯門市是從外向內之言故鄭亦順經先從邦國司市解之也云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者將送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道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云參相連以

檢猾商者司市與閭及門三處相連恐姦猾商人或以多為少或隱而不出以避稅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

治禁與其征廛注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

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音義

治直吏反

疏

釋曰司主也主

貨賄出入謂上經以聯門市者是也云與其征廛者征謂稅廛謂邸舍二事雙言也注釋曰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者案上文廛人有廛布鄭云廛邸舍此關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注不出於關謂從

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音義

辟音避一音芳益反疏

注釋曰注云沒其財者解經舉其貨撻其人者解經罰其人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罰其人是撻之可知也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商或取

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

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音義

傳張懸反注下皆同

疏

釋曰此文重釋上國貨之節上直云璽節此經兼有傳傳則過所文書注釋曰鄭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者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為之璽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璽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若在城市內民間資貨者司關為璽節以出之授節者即授之

傳與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鄭司農云凶謂凶

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

札瘥夭昏無闕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

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

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音義札側八反又音

也苛呼多反又音何疏釋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

令力呈反說音悅關釋曰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

故於關并言門也注釋曰上注札為疫病此司農以札

為死則札因病而死義得兩兼是以引越人謂死為札

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九年左氏云鄭駟偃卒其父兄立

子瑕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注云大死曰札

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又洪範云六極一曰凶

短折注云未此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竝無正文望

經為說耳引春秋者證札為大疫也引孟子者案孟子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於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市矣開闢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民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是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陳正法與周異引之者彼正法不征商旅則有說此經有故不征亦所以說民故取一邊為證也

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為之告注謂朝

聘者也啟關猶謁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

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音義

啟音

叩苦狗反為于疏釋曰故猶至也畿外諸侯來朝使卿偽反朝直還反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闔門皆先謁

闔人闔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注釋曰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闔人此經亦總云賓客故闔則為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故闔猶謁闔人者猶聘禮闔人也先鄭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者案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於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矣又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闔闔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昭注云行理也行理小行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方使逆賓客候人為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引之者國語云闔尹以告則此經司闔為之告一也云行理以節逆之者證闔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逆之也

有外內

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注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

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為之

節與傳以通之疏

釋曰此雙言之云有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內之者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

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又云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釋曰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

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邦節者珍圭牙

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

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音義

別彼列反下相別同使所吏反下之使注使節使者

同疏

釋曰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注釋曰云邦節者珍圭之等

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羨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

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

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

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疏

注釋曰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釋經守邦國者用玉節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者釋經守都鄙者用角

節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為尊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者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者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為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為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為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云角用犀角者案釋獸云犀似豕注云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貴故知不得用玉者當用犀角云其制未聞者以其邦國之玉節可以用約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此云都鄙用角節注謂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不異外

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

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使

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

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

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

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音義

蕩如字又吐黨反帑注釋曰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疏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大聘

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或於諸侯故竝言之也云土平地也者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者若晉國之

類也云平地多人者若衛國之類也云澤多龍者若鄭國之類也云以金為節鑄象馬者釋經皆金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者山澤興平地人虎龍皆雜有今言山國用虎澤國用龍土國用人皆據多者相別為信以自明也引漢有銅虎符者證周時節用銅之意也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者音以湯蕩反之今人猶言帑也帑則函故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云或曰英蕩畫函者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

有期以反節注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

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

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
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
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
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
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
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
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

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音義

郵音尤字從垂作却誤

疏

注釋曰鄭知門關是司門司關者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

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者以其貨賄所得皆由於市乃得通之於外亦非官不可輒授故知貨賄用璽節必是王之司市也云道路者主治五溝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者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即遂人徑畛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旌節是鄉遂大夫所授也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者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門司門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

出由門故總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市為之節者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即邦國司市為節故上司關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即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者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雖命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知家徙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徙有節也又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時事行若比長云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兼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由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

五涂亦有民也者鄉遂公邑為溝洫法三等采地為井田法井田與溝洫雖俱為溝洫稀稠有異皆有五涂以官主當其民出入皆受旌節故變鄉遂而言道路以容此等之官云之吏者以其都鄙之主在王朝唯吏在都鄙故以吏言之也云符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約漢法況之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必有節

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

傳說所齎操及所適䟽

釋曰此經總解上經門關諸有節并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

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注園土

內之疏

釋曰此亦總解上門關已下應有節傳今無節者非直被幾又不通達前所也注釋曰知園土

內之者見比長云無節無授園土內之故也

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疏

注釋曰遂

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在郊外曰野之中故鄭云郊外曰野鄭又知此野謂甸稍縣都者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此遂人不言掌遂人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

縣鄙形體之瀆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

鄮五鄮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
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
稼穡注經形體皆爲制分界也鄰里鄮鄮縣遂猶郊內
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
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
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音義鄮作管反後同分扶問反又如字下分制同比
此志反下同追疏釋曰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
如字劉張類反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
所經界者即造縣鄮已下是也云造縣鄮者此與下五
家爲鄰之等爲總目五家以下有六等略言二者耳云

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從五家已下據地境界四邊營域
為溝溝上而樹之也云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五家則
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
時稽其人民者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
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授之田野
者若下文一廬田百畝云簡其兵器者若族師旗鼓兵
革云教之稼穡者亦若計耦耕事注釋曰云經形體皆
謂制分界也者以田野云經縣鄙云造形體之法明是
為田野云經緯為縣鄙云形體二者同實而異名明俱
為分界處所也云鄰里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
鄉以家數相對是同故云猶郊內也先鄭云田野之居
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者田野之居釋經經田野比
伍之名謂夫一廬田百畝也言比伍則經中言五皆是
也名與國中異制亦異以其六遂之內上地有萊五十
畝并下劑致此並異也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此
後鄭直增成先鄭家數雖同其名異之意云遂之軍法

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有萊是其稍異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民以田里安民以樂昏擾民以土宜教民稼穡以興勸利民以時器勸民以疆予民以土均平政注變民言民異外內也民猶憐憐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

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鑄之屬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耒為藉杜子春讀耒為助謂起民人令相

佐助音義

叱七耕反耒音助李又音鉏疆其良反情本又作慘莫崩反又音蒙李武冰反猶會古外

反下一字同率音律又音類錢音翦劉音踐鑄音博復扶又反

疏

釋曰云以下劑致叱者對六鄉之中其家

一人為正卒已下皆為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為正卒第二者為羨卒自外竝為餘夫家取二人為下劑致叱也云以田里安叱者田則為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叱也以樂昏擾叱者男女人所

樂故云樂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配以婚姻即
順民意也以土宜教氓稼穡者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
麥是教之稼穡云以興耜利耜者耜助也興起其民以
相佐助是與民為利故云利耜也注釋曰此案大司徒
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耜此變民言耜者直是異
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耜者惜惜皆是無知
之貌也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即此下文夫一廛以
下是也云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則其外為
餘夫是也云耒耜錢鎛之屬者詩云痔乃錢鎛仍有鉉
基之等故云之屬鄭大夫讀耜為藉藉借也謂借民力
所治之田民相借無此事故
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

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
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菜謂休不耕者鄭
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
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
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
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菜皆所以饒遠
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音義
令力呈反畝音畝菜音菜疏釋曰此據在六遂之中為野
來數色主反奇居宜反故以野言之并上地中地下
地以頌其田里此皆與己下為總目也此直言上中下
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也注釋曰案詩云田卒污萊注高者萊下者污是萊謂休不耕者也先鄭引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後鄭不從以為廬與孟子五畝之宅同者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廬田百畝百畝與一廬別言之則此廬與廬人皆謂廬緣於其中則此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為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廬兮者自足三百家之稅亦以廬表稅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廬者釋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廬是餘夫奇別更受廬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廬也云雖上地猶有萊者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廬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引王莽時事者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

夫一鄣之田千夫二鄣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
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
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
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
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
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
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

盡主其地音義

乘軫之忍反劉音真洫况域反澮古外反

津忍

疏

釋曰遂人所掌即六遂之中為溝洫之法遂地反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云夫間有遂已

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注釋曰云十夫二鄰之田已下以遂之中有鄰里鄣鄙

縣遂故十夫以下還以鄰鄣鄙縣地當之鄭知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者此雖溝洫

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鄭知徑容牛馬之

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

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云

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者案匠人云環涂以為諸侯徑涂野涂以為都徑涂鄭注云徑亦謂城中道諸侯環

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皆三軌彼注亦與此注同皆
以為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
涂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
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
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
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
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
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彼井
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澮稠多與彼井
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
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者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
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為一夫
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
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
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

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云去山林之等其餘如此者鄭注載師亦以此等三分去一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凡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於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明不可細主井田但主溝洫之法耳尚有公邑不言者公邑之中為溝洫之法與鄉遂同遂人盡主之可知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注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也施讀為弛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

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

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土徒役音義

施氏反下施舍皆同政音征注同

疏

釋曰云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亦如族師所云以歲之四時成定男女之等注釋曰云施讀為弛者以其

文承老幼廢疾之下下又別云以起政役明此不得為施政役破施為弛謂弛捨其政役也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衡虞之職者農即三農牧即藝牧衡虞即虞衡作山澤之材不言商賈嬪婦臣妾之等者略之也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貢賦當相互皆有也云貢九貢也者即九職之九貢非諸侯之九貢也賦者亦即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之等是也云政役出土徒役者即上注遂之軍法如

六鄉者是也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

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注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

遂之大旗熊虎疏

釋曰此文起野役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

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注釋曰知役謂師田若功作也者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為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大旗熊虎者司常職文

凡國祭祀共野牲

令野職注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疏

注釋曰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

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

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注

委積於廬宿市疏

釋曰案大司徒云令野脩道委積彼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

之故注云委積於廬宿市是亦令遺人也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

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注致役致於司徒給墓

上事及窆也綽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輿說時也用

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

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泣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還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

皆葬下棺也聲相似音義

屬音燭絳音弗窆劉昌綰反穿也本作窆戚彼驗反與注

相應與說始銳反人與音餘朝直遙反之封彼驗反或如字塋補鄧反

疏

注釋曰鄭知致役致於司徒給

墓上事及窆也者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絳舉棺索者以其據在棺則曰絳據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

據在棺而言綽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以其
經云屬六綽不據在道故知在廟載時及在壙說時也
云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案雜記諸侯執
綽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
云與以疑之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以其經云及窆
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綽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
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者案
其鄉師職知之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
載及窆六遂役之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
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綽及
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
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綽則六遂為終
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
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各自共為終始故云即還相終
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綽也云
禮記謂之封者據檀弓云庶人縣棺而封及喪大記下

棺亦云封是也春秋謂之塋者左氏葬鄭簡公有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而塋是也定塋封三者字雖不同皆是下棺也云聲相似者定封塋皆以去聲言之故云聲相似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

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音義

治直吏反下治訟皆同

疏

釋曰

此居職末總結之言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注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

者也財征賦稅之事疏

釋曰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

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并以時登其夫家衆寡六畜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華又云老幼貴賤廢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為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謂周徧知其夫家六畜及田野之等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也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注釋曰云施讀亦弛也者此注與鄉師同以其與其可任者對而言明施不得為施功之事故讀為弛與舍同為捨放之事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者但六遂制溝洫法止文所云者是令以為制界與井也又為井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云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六遂以

外上地亦有萊中下之地自然皆有萊不耕者故云今年所當耕者也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稅為正其中亦兼有口率出衆也

民以救其時事注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

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

之急音義

耨奴豆反
艾音刈

疏

釋曰遂師各自巡其春種曰稼斂曰穡注釋曰云地之宜晚

早不同者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而言此凡國祭祀審其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誓戒共其野牲注審亦聽也疏

釋曰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

寇涖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主
審其誓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注

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疏

釋曰云野職謂

民九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等口
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注釋曰云

中玉府之用者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
分之衆府也若然案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
之用入於玉府彼入玉府者是民貢之餘財財之美者
由大府乃入玉府此經入玉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之
玩好也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巡其道脩行治道

路也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庀具也音義

又

作比匹爾反劉副美反
一音芳米反行下孟反

疏

釋曰巡其道脩者大司徒云野脩道委積據國外曰野在

六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

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注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

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

役帥以至墓也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

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

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輶蜃禮記或作搏或作輶役謂

執紼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紼

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音義

磨劉音歷籠力

董反蜃市軫反以為于偽反坐才臥反復音服或音福
乃說始鉞反或吐活反更復扶又反輔勅倫反搏市專
反李徒官反軫市專
反適音的又音釋
疏釋曰大喪謂王喪也云使帥其
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云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
役出國城至壙云及窆抱磨者及至也謂柩車至壙窆
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適歷而校
數之也云共丘龍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龍器以盛土
也云及蜃車之役者謂祖廟中將行共蜃車以載柩之
役人也注釋曰知使以幄帟先是大宰者以其天官幕
人掌共帷幕幄帟綬屬大宰故知使幕人以幄帟先是
大宰也云其餘司徒也者以其司徒主衆庶故知野役
之徒皆司徒令之也云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
神坐也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
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
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為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至

墓也者以其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丘籠之役窆復土也者窆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蜃車柩路也者人居所居皆曰路故云柩路也云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者謂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間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四輪迫地而行即輅車以二軸而貫四輪四輪即許氏說文云無輻曰輅者也云似於蜃因取名焉者此解名為蜃車之意云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輅者以其天子諸侯殯時用輅車即檀弓所云叢塗龍輅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輅而已殯既用輅明葬時用輅可知云蜃禮記或作輅或作輅者案雜記云載以輅車鄭注云輅讀為輅或作輅彼經作輅一部禮記作輅或作輅彼經不為輅者但輅輅字雖異其義同故此云或作輅也但為輅者非車之體不從之取其輅字或有作輅字又轉誤為國字者故既夕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

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園車喪大記又謂之國車也先鄭云抱磨磨下車也者於義無所當故後鄭不從也後鄭云適歷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綽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案上遂人云及寔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但執綽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敘其事而賞罰注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

讀為庀音義

比匹爾反出行行戶剛反

疏

釋曰軍旅謂征伐田獵謂四時田云平野民者謂遂

師平正六遂之民故云平野民也云比敘其事而賞罰者遂師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也注釋曰周禮之內云比者後鄭皆為校比先鄭皆為庀庀為具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注施讀亦為弛功事九職

之事民所以為功業疏

釋曰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注釋曰云功事九

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

令為邑者

歲終則會政致事注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

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疏

注釋曰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為邑則遂中可以兼公

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
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于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 **正歲**

簡稼器脩稼政 注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鉏耨之屬稼政

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

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音義**

音術

遂相息亮 **疏** 注釋曰云稼器耒耜鉏耨之屬者其器中
反道音導 含有錢鏹之等故云之屬也云稼政孟春

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者此是月令鄭彼注封疆謂田
首之分界也云審端徑術者鄭彼注術當為遂引遂人
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當審之使脩理也云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者土之高者曰丘大阜曰陵坡者曰阪險
下溼者曰隰高平曰原也云土地所宜者即丘陵已下
若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丘陵阪險種桑棗是也云

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者彼約束與田三歲大比則帥其大夫必身親檢校之以證稼政之事

吏而興眊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注興眊舉民賢者

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

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音義

比眊志反下微比及注同屬音燭聚也注

同治直吏反

疏

釋曰云三歲大比已下若鄉大夫三歲大比興賢者能者其義同變之耳云帥其吏者則

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鄰長注釋曰云興眊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者此文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

以鄉飲酒興賢能者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興猶舉也屬猶

聚也者謂當興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勅之以職事使

之不慢也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注四

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

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疏

釋曰此言為邑者義如上不言遂之吏而言為邑者

容公邑及采邑也云以四達戒其功事者達通也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勅其功事功事即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亦如天官注大有功不徒興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故誅賞廢興連言之也注釋曰鄭知四達是夫家已下者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義爾衆遂師云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衆寡以教稼穡鄭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鄭拔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

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注徵徵召也比案比音義

趨如

字李倉苟反本又作趣音促

疏

釋曰以一遂有五縣故云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謂政教號令徵發校

比之等也云以頒田里者亦如上文夫一廛田百畝也云以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若將用野

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注移執事移

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疏

釋曰云若將用野民者言將事未至之時

預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言移執事謂移徙用民以執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注

釋曰此經結上文功役之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

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注祭祀祭崇也音義

崇音詠

疏

釋曰五鄙為縣五百家為鄙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也注釋曰知鄙祭崇者鄙與六鄉黨同黨祭崇故知

此鄙所祭祀謂祭崇也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注作民謂起役也疏

注釋曰知作民是起役者案下鄭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注時四

時也音義

數色主反下同媿音美

疏

注釋曰知時四時者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則凡言

歲時者皆是四時唯鄉師云則萬民之藉阨而云歲時巡國及野者鄭注云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藉阨非常也故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鄮長各掌其鄮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注校猶數也疏

釋曰以其一鄮五鄮故云各掌其鄮

之政令也云以治其喪紀者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鄮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若作其民而用

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注

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疏

釋曰言作其民而用

之者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丈不具注釋曰云簡器簡稼器也者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故注云有司遂大夫也知兵器亦存焉者以遂大夫云簡稼器此

不言稼直云器故知器中兼有
兵器旗鼓兵革亦有在其中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注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

事疏

釋曰此鄴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事注釋曰鄭知聽之為受而行之非聽斷之者以

鄴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而行之也知女功絲枲者案禮記內則論女功云執麻糸治絲繭故知此女功亦治絲枲以為布帛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注邑

猶里也疏

釋曰里宰二十五家不言各者文承遂師以下皆言各掌此亦各掌可知注釋曰邑是人

之所居之處里又訓為居故云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于耤以治稼穡趨其

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注考

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

鄭司農云耜讀為藉杜子春云耜讀為助謂相佐助也

玄謂耜者里牢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

佐助因放而為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

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

受耦相佐助之次第音義

治處直吏反街音佳彈如字一音丹放沈方佳反

疏

釋曰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合耦于耜者耦助也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牢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

民使為春稼秋穡之事云趨其耕耨者謂使民趨時以
春耕夏耨云行其秩敘者謂使民行其合耦使有次第
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以六遂之賦稅
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
師旅師也注釋曰鄭引考工記者欲證合耦為二人共
發一尺之地乃成畎以通水之意也先鄭云耦讀為藉
者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
耦為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猶不足故後鄭增其
義也玄謂耦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者鄭以漢
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
佐助因放而名耦也引月令者證歲時合耦之事秦周
政令或異故云是其歲時與言與以疑之也云合人耦
則牛耦亦可知也者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
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
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云
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

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
後次第相佐助為之也

鄭長掌相糾相受注相糾相舉察疏

釋曰鄭長不命之士為之各領五家

使五家有過各相糾察
宅舍有故又相客受也

凡邑中之政相贊注長短使相

補助疏

釋曰則五

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鄰共相贊助此則以長補短故鄭云長短

使相補助也

徙于

他邑則從而授之注從猶隨也授猶付也

疏

釋曰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謂不便其居則徙於他遷向他遂非直從授之明無罪過亦當以旌節

將行如六鄉比長云徙於他則以旌節
而行之出鄉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是也

周禮注疏卷十五

周禮注疏卷十五考證

肆長敘其總布掌其戒禁○禁監本訛作令今依石經
改正

泉府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疏國人郊人從其
有司○監本脫下四字今据經文補之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國事監本訛作事國今依石
經改正

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疏所經界

者即造縣鄙已下是也○縣監本訛作都今以經文正之

以疆予任毗○疆當從石經作彊如周頌侯彊是也

凡治野注澮廣二尋○澮監本訛作溝今改正

又疏公邑之中為溝洫之法與鄉遂同○監本脫遂

同二字今增正

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石經作字上有以字

又疏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

都○
臣宗楷

按若據遂人職注當云掌野兼言甸稍

縣都

周禮注疏卷十五考證